



记忆里的老槐树

□春润

了山了,但有老槐为伴。夕阳西下,一抹金洒在身上,烟雾缭绕,他们便融在一起。

后来,我们的教室搬到了中间楼层,我终于能清晰看到老槐的躯干。老槐的树干上布满了道道“皱纹”,每一条都在讲述着它不易的过往。树干不高处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,或是被雷电击中过,又或是老槐故意为之,偶尔能看到三两只小猫藏身其中,就像老槐专门为它们造了一个巢穴。我时常看着老槐的躯干出神,也喜欢细数它的“皱纹”,每次都能多数出来几条来,就像爷爷脸上的皱纹一样。

慢慢地,我们教室来到了最高的地方,和老槐一般高了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老槐不老的地方,“其冠如棚,郁郁葱葱……”我好像明白了生命的意义,根茎拼命往外钻,树干努力往上蹿,全都在孕育新生的希望。老槐还是不爱说话,只是时不时把“头”探到窗边瞧瞧我,被发现了,便说是迎风摇曳,但却总是对此乐此不疲。

我和老槐是亲近的,每到5月,它总会把最美的礼物带给我。它的花朵,色如素锦,飘落似雪,一朵朵、一团团、一簇簇、一串串,活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,一阵阵清新淡雅的芬芳拂面而来。老槐说,那是风,来自远方。

于是,我开始期待远航。老槐依旧不语,只是眺望着,顺着学校门口的小路,那是家的方向。长大后我才知道,家的另一头有条路,人们总是会从那里走向远方。老槐眺望着那条连接着家和学校的小路,春去秋来,寒来暑往,一天也不曾落下。直到有一天,它瞧着我从家离开,只不过这次,是走向了风吹来的方向。这天,爷爷在家门前种下了一棵树,是一棵从老槐树下移栽而来的小槐树。

后来,我也曾回去寻过老槐。宽阔平坦的操场早已不见了老槐留下的足迹,新修的教学楼又高出了不少,已远远高出了老槐。只可惜,我没能找寻到老槐的踪迹,那曾经困住它的围墙也换成了更好看的栅栏,难道是老槐乘机溜走了?又或许老槐根本没走,它又怎会舍得这个守了一辈子的地方!也许是隐去身形,换了种方式存在。终归是再也寻不到那棵老槐,它去了哪里,又会陪伴哪个孩童长大。

爷爷种下的那棵小槐树,生长茂盛。爷爷和老槐都走了,留下了小槐陪着我。

今晚,我要早点入眠,去见两棵树:一棵叫乡愁,一棵叫故土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梁平区委组织部)



抽烟的男孩

□谭岷江

那年初冬的雾,总是对山村小学的校舍特别青睐。

拂晓时分,我突然醒了,寝室门口响起了脚步的移动,沙沙的,忽左忽右,忽前忽后。声音停了下来,门被轻轻地敲响。我披衣起床,打开门,原来是他,那个被我抓住的抽烟的男孩。

他说:“老师,我要出门打工了。”我心里一惊,有些内疚地说:“怎么了?为什么不读书了?是因为我批评了你?”

前一天午间休息时,几个女学生跑来向我告状,说有个男生躲在学校水塘边的黄葛树下抽烟。我立即跟着这些学生走过去,将这个男生抓了个现行。我严厉地把他叫到寝室。他手里的那支香烟已经扔掉,但耳朵上还夹着一支。

“为什么要抽烟?”我问。

他低着头,不说话。

“如果你觉得烟很好,那么,我同意你把耳朵上那支也抽完。但是,你年龄还小,希望你读书时不要再抽烟。”我继续教训他。

我点燃了那支香烟,递给他。他接过,扔掉,然后哭了。

“这烟是我在小卖部买的,只有两根,我保证今后不抽烟了。”他说。

我给他详细讲解了过早抽烟的坏处,他听着,开始抽泣起来。我笑了笑,安慰说:“没事了,错了改正就好,我不会告诉别人。”他欲言又止,慢慢地走了出去。

现在,这个小男孩就站在我面前,手里提着一个青白色的破布袋。他说:“老师,不是的。我家里穷,前天下午我爹上山赶牛摔伤了,我读不了书了。”

他举起手中的口袋:“老师,我想送给你一点农村的新鲜洋芋。”

借着朦胧的晨曦,我仔细看了看他。他头发蓬乱,弯着腰,似乎是在鞠躬:“老师,对不起,我不该抽烟。”

他解释了抽烟的原因,因为对外出打工有些迟疑,对辍学有些不舍,所以他想抽烟发泄一下,便花5分钱买了2支烟。

他吞吞吐吐地解释完,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,说:“老师,我可以抱抱你吗?”

他抱了我一刹那,然后很快便把我推开了。在他贴近我胸膛的瞬间,我被湿气带来的寒冷击得一哆嗦。

他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队礼,说:“老师,今后我绝不抽烟,要抽,也是每天只抽两支。”

他走了,身影有些瘦弱,在雾的移动中有点摇晃倾斜。在那一瞬间,我似乎忘记了我可以说点什么,比如祝福与告诫。

他的身影很快便隐入雾中。我睁着惺忪的睡眼,提着那袋新鲜的洋芋,恍如做了一个梦。

一个小时后,校园里开始喧闹起来,上学的孩子们来了。但没人会知道,在四年级二班的教室里,会从此缺少一个11岁的少年。

20多年来,我一直记着这个叫“王宗奎”的男生。我一直在内心深处请求这个辍学男孩的原谅,请他原谅那个刚走出校园不久的我,竟不知少年的他,用瘦弱的双肩捧着一颗必须坚强的心,在抽烟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挣扎,烟雾中升起的那些妖娆或弯曲,让他对未来生活和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何等惶恐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主席)



重症监护室(外一首)

□阮洁

这里的疼痛是
隐蔽的
光明和黑暗,在争
夺,在较劲
看似睡着的人,其实
并没有梦可做
像木偶,在同一个陌生
的空间里
被反复切割,缝补
关于后续。幸运的,会
被亲人接到楼上
而不幸的,被转入地下停
车场

上午8至11点
会有轻微的祷告声,偶
尔夹杂哭泣
椅子上排队坐着的人
暂无名。暂被冠
以×××家属
这样的标签
来持续未
知的等待

劳动的人最美

烈日下攫取视线最多的是大规模的玉米林
风吹过,就荡起绿色的波浪
在小厂村,这是目前长势最饱满的作物了
头戴遮阳帽的农妇
正穿梭其间,像是在浴着火挥洒金色的豆子
在遵从季节的规律
促使一种事物脱离另一种事物
将一种甜剥离另一种甜
她们在做着年年都重复着的

那么自然而然的事
偶尔会卑微地躲闪投去的注视
多么遗憾,从来没有谁告诉过她们
劳动的人,最美。我也没有
我只是一个远远路过的人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绝交

□武辉夏



我和好友们经常绝交。

好友张学文晚上打电话,老是不完,弄得我困倦,便就此打住,说今晚绝交!过两天重启和谈,再叙友谊。

作家王雨和我是知己好友,他是作家,我是画家。他写的长篇小说三部曲《填四川》《开埠》和《碑》,对重庆历史人文故事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,很精彩!他请我写评论,我说写美术评论可以,写小说评论难。得看完这些长篇,他威胁我,说不写就绝交。我无奈便只好写了,如此一发不可收拾,连续对他的小说写了七八篇评论文章。得到好评!

作家许大立是写作高手,评论尤绝,但很懒,经常在朋友逼迫下才出好文章。有一天,我请他给京剧名家周利写篇文章,他说对京剧不熟悉,不好写,我说不写就绝交,他只好答应,三天后交卷,果然是一篇好文章。(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)



佩服一只蚊子

□吴凤鸣

最开始,我是讨厌这只蚊子的。我拿着书刚坐下,它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转一个圈,又转了一个圈,像是故意对我发起挑衅。我还没来得及出手,它便俯冲而去,不见了踪影。我不想它影响我阅读的心情,斜睨了它一眼,就收回了目光。

“呀!”我的腿突然有了一丝痛觉,我第一反应是被刚才那只蚊子叮了。我下意识地抬手猛地一拍,手一松,果然一只黑色的蚊子顺势掉落下来,仰面躺在地上。好大一只!它轻薄的翅膀和细长的脚不断地伸展,看得出来,它在挣扎,想摆脱当前的困境。我合上书看它,它挣扎了一会,停下来,又挣扎了一会,我能想象它已使出了全身的力气,但都无济于事。它的翅膀和脚都被我喝水时洒下的几滴水粘住了,只能怪它运气不好。我看着它挣扎的样子暗自得意,居然敢咬我,自食其果,怪不得别人。

嘿,有一只翅膀和一只脚挣脱了水滴的困扰,再一动,它居然翻过了身,直直地站了起来,只是暂时还无法起飞。“居然想逃?”我一惊,伸出脚轻轻踩了它一下,它趴在那里没动,应该是无法动弹了吧,看似离死不远了。我笃定它这次死定了,便不再

理会,让它自生自灭吧。

我这样想着,继续埋头看手里的书。2分钟后,我的余光一扫,“啊?居然没了它的踪迹?居然逃跑成功了!”我内心蓦地生出多种情绪,甚至有点佩服起这只蚊子来。死到临头也没放弃,还在与我斗智斗勇,而且最终还胜利潜逃。

对于这只蚊子,我不知道它最后的命运何去何从。疗伤?思考?抑或是跟儿女哭诉今天的不幸?我们不得而知。

想着想着,我又钦佩起刚才那只蚊子来,它聪明而勇敢,还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。想到这些,我为自己刚才没有用力杀死它而深感宽慰,为它能使出浑身解数逃离苦海而心头愉悦。

一只昆虫尚且如此,我们人类又何尝敢轻言于工作、轻言于生活、轻言于生命的放弃?

我抬起头向四周搜寻,始终没再见到那只逃离的蚊子,也没听到“嗡嗡”的声音。我不再纠结刚才发生的一切。老舍先生曾说:“人是为明天活着的,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晚霞。”好吧,就让我合十双手,为明天,敬畏世间一切生命的存在!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)